



射鵰英雄傳

金庸著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

她猛撲到醫藥櫃上想拿那瓶油。

「沒有！這是甚麼道理！唔！」一定
是那傢伙幹的！」

她叫着，兩脣漸漸發黑，然倒在地上，像一隻閑死的螢蟬。

四下裏靜寂如午夜，我現在是在可
怕的殺人現場。

死者剛剛說的「那傢伙」，一定是指
那個人，他大概是知道死者的心臟
是人造的，所以把那瓶油偷走。

我得馬上通知死者的家，然而，

在另外一個門上走出來一個美若天
仙的年輕太太。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

她猛撲到醫藥櫃上想拿那瓶油。

「沒有！這是甚麼道理！唔！」一定
是那傢伙幹的！」

她叫着，兩脣漸漸發黑，然倒在地上，像一隻閑死的螢蟬。

四下裏靜寂如午夜，我現在是在可
怕的殺人現場。

死者剛剛說的「那傢伙」，一定是指
那個人，他大概是知道死者的心臟
是人造的，所以把那瓶油偷走。

我得馬上通知死者的家，然而，

食了一小瓶透明的液體，然後把櫃
關好，又大踏步在門邊消失了。

在另外一個門上走出來一個美若天
仙的年輕太太。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

她猛撲到醫藥櫃上想拿那瓶油。

「沒有！這是甚麼道理！唔！」一定
是那傢伙幹的！」

她叫着，兩脣漸漸發黑，然倒在地上，像一隻閑死的螢蟬。

四下裏靜寂如午夜，我現在是在可
怕的殺人現場。

死者剛剛說的「那傢伙」，一定是指
那個人，他大概是知道死者的心臟
是人造的，所以把那瓶油偷走。

我得馬上通知死者的家，然而，

一千五百年後的犯罪

尤狂飄。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

她猛撲到醫藥櫃上想拿那瓶油。

「沒有！這是甚麼道理！唔！」一定
是那傢伙幹的！」

她叫着，兩脣漸漸發黑，然倒在地上，像一隻閑死的螢蟬。

四下裏靜寂如午夜，我現在是在可
怕的殺人現場。

死者剛剛說的「那傢伙」，一定是指
那個人，他大概是知道死者的心臟
是人造的，所以把那瓶油偷走。

我得馬上通知死者的家，然而，

在另外一個門上走出來一個美若天
仙的年輕太太。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

她猛撲到醫藥櫃上想拿那瓶油。

「沒有！這是甚麼道理！唔！」一定
是那傢伙幹的！」

她叫着，兩脣漸漸發黑，然倒在地上，像一隻閑死的螢蟬。

四下裏靜寂如午夜，我現在是在可
怕的殺人現場。

死者剛剛說的「那傢伙」，一定是指
那個人，他大概是知道死者的心臟
是人造的，所以把那瓶油偷走。

我得馬上通知死者的家，然而，

在另外一個門上走出來一個美若天
仙的年輕太太。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

她猛撲到醫藥櫃上想拿那瓶油。

「沒有！這是甚麼道理！唔！」一定
是那傢伙幹的！」

她叫着，兩脣漸漸發黑，然倒在地上，像一隻閑死的螢蟬。

四下裏靜寂如午夜，我現在是在可
怕的殺人現場。

死者剛剛說的「那傢伙」，一定是指
那個人，他大概是知道死者的心臟
是人造的，所以把那瓶油偷走。

我得馬上通知死者的家，然而，

在另外一個門上走出來一個美若天
仙的年輕太太。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

她猛撲到醫藥櫃上想拿那瓶油。

「沒有！這是甚麼道理！唔！」一定
是那傢伙幹的！」

她叫着，兩脣漸漸發黑，然倒在地上，像一隻閑死的螢蟬。

四下裏靜寂如午夜，我現在是在可
怕的殺人現場。

死者剛剛說的「那傢伙」，一定是指
那個人，他大概是知道死者的心臟
是人造的，所以把那瓶油偷走。

我得馬上通知死者的家，然而，

在另外一個門上走出來一個美若天
仙的年輕太太。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

她猛撲到醫藥櫃上想拿那瓶油。

「沒有！這是甚麼道理！唔！」一定
是那傢伙幹的！」

她叫着，兩脣漸漸發黑，然倒在地上，像一隻閑死的螢蟬。

四下裏靜寂如午夜，我現在是在可
怕的殺人現場。

死者剛剛說的「那傢伙」，一定是指
那個人，他大概是知道死者的心臟
是人造的，所以把那瓶油偷走。

我得馬上通知死者的家，然而，

在另外一個門上走出來一個美若天
仙的年輕太太。

她穿着古裝的睡衣——五彩尼龍的

質料，穿着一對純金的拖鞋。

因為我是有靈魂的，這位太太當然
看不見我。她走到窗口，兩手捧了那朵
微黃花移近鼻端。

「真好看，我最喜歡這薔薇！」

她自言自語，突然，在下一個瞬間
，她紅潤的臉色變青，呼吸短促，露出
無限痛苦。

我沒有辦法使她看見我，因為我不
是她同一時代的人。

她面喘息，一面把衣服揭開，在
左乳房下有一小片白金片，她拉開那白
金片，開始檢查着自己的心臟。

那是一顆精巧的人造心臟，利用活
塞的原理，利中某一種油做原動力，現
在好像是油已經用完了。